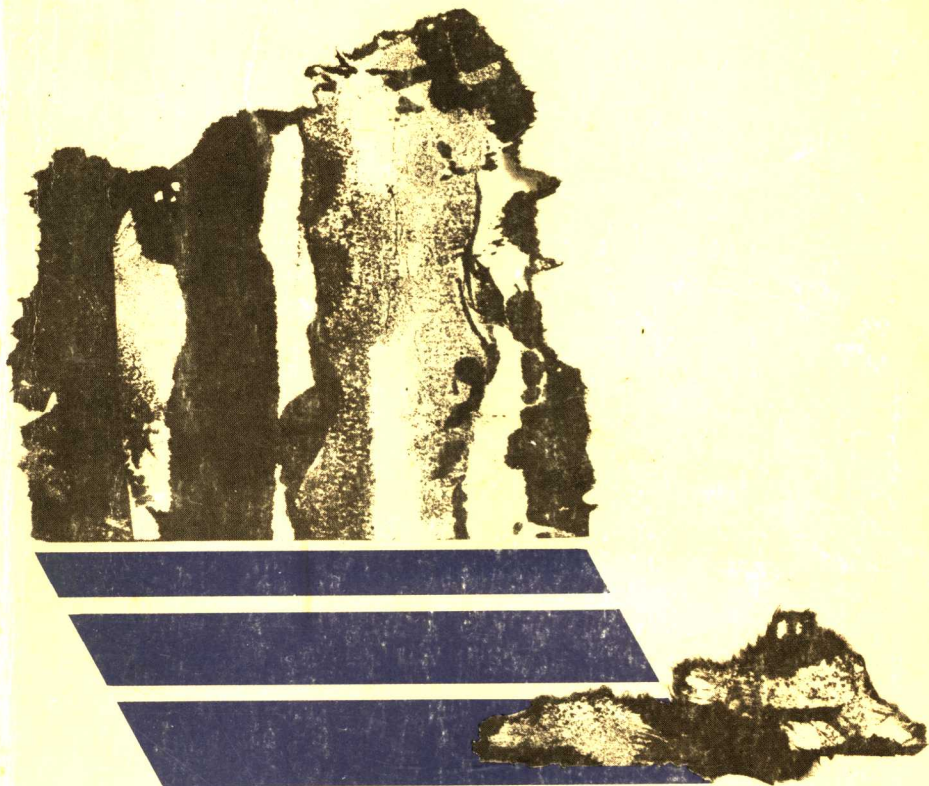


新馬文學史論集

方 修



53

新馬文學論叢 1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719410

新馬文學論叢 1

新馬文學史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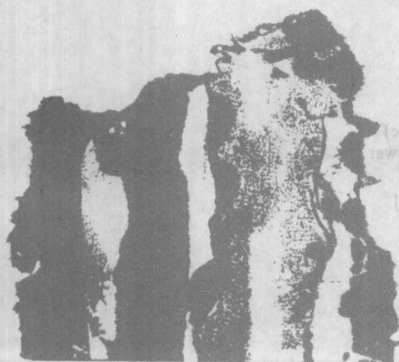
方修

I 339.09-53

F 169



A0405791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1986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Printed & Published in Singapore

新馬文學論叢

策 劃・蕭 滋 陳松沾

新馬文學史論集

責任編輯・忠 揚

封面設計・黃意會

書 名 新馬文學史論集(新馬文學論叢1)

作 者 方 修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香港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新馬版發行 新加坡文學書屋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6001 Beach Road, #02-70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 次 198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203×139mm)43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451・3(香港版)

ISBN 9971・975・18・1(新馬版)

© 1986 Joint Publishing Co. (HK)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前記

這是我的一冊談論新馬華文文學的散稿的選集。基本上是按照出版社的建議來編的。出版社提出的編法是：內容以史料性和評論性的稿件為主，如每年有關文藝界動態的報導等；目的是希望對於外地人士的了解新馬華文文學有點幫助；字數在二十五萬至四十萬之間，最好是談論戰前的部份佔三分之一，戰後佔三分之二。因為戰後這一段，目前還找不到現成的文學史著作，所以在編選上不妨着重些。

書編了出來，對於上述建議，看看勉強還能符合。只是我自己覺得和着手編書時的預期還有些距離。

本來，我準備以三十五萬字左右為限，選入資料性和評論性的文章各一半；資料性部份，也包括五十年代以後一些關於一年間文藝活動的報導。心想，這樣編法，應該不至於碰到什麼難題吧。但事實上却沒有這麼順手。單單那些一年一篇的流水賬式的報導文字，湊集起來竟然超過了二十萬字，佔了書稿的一半以上的分量，這是我原先沒有料到的。而這些報導文字，在形式上又約略等於文藝活動紀年，雖然寫得粗拙蕪雜，各篇之間仍然有其連續性，不選便吧，既然要選，那就只好照單全收、魚沙俱下，避免某些年份的缺漏，造成讀者檢視史料時的不便。然而這麼一來，書中的資料性文章必然大大超出了預算，容納評論性文章的篇幅則須相對削減，兩者比重於是失去平衡，和較早時編書的打算不一樣了。唯一可以解嘲的是，許多資料性的文章中，也經常帶有評論的成份，或者可以當作部份評論文字來看吧。

現在全書分成三輯，另加一組附編。

第一輯是若干篇對於戰前以及戰後初期的馬華文學歷史的論述。其中有的是一兩冊文學史編著的緒言，有的是外國刊物的約稿，也有

111145404

的是演講詞，演講詞的紀錄又有的比較詳細，有的十分簡略；所以文體上是頗為參差的。但湊合起來却也可以約略見出戰前以至戰後初期的馬華文學的一個發展輪廓，包括文藝思潮、作者作品、戲劇活動等情況。

第二輯即上面提到的一年間的文藝活動報導；起於一九五六年，訖於一九七八年，前後歷二十三年，大都發表於《星洲日報》新年特刊。其中有兩年各多出一篇，那是應約寫給其他報刊的；記得一篇是香港的《南洋文藝》，另一篇是吉隆坡的《文藝春秋》。但在這二十餘年間，我也有過兩年未曾寫這類稿件。原因是當時我正忙着替世界書局編纂《馬華新文學大系》，騰不出時間來動筆；只在後來自己出版的一冊小書裏面附入一份新書編目和戲劇演出劇目，稍微彌補這個空白。

我沒有動筆的那兩年——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一年，正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新馬文藝活動較為熱鬧的兩個年辰。這期間，本地新創辦的定期雜誌和文藝集刊，多至十餘種；如一九七〇年有《青年文藝》月刊、《奔流》月刊、《創作與文摘》月刊、新大中文學會的《激風》季刊、新加坡工藝學院中文協會的《新時代》雙月刊；一九七一年有《人民生活》月刊、《赤道詩刊》（雙月刊）、《知識分子》雙月刊、《大地》月刊、《筆端》雙月刊、《藍白領》月刊、《自由列車》集刊，以及吉隆坡的《風雷文叢》（第一冊集刊為《下鄉》）等。這些出版物，十之八九都是富有朝氣而又很有水平的。報章副刊方面，這兩年間也有一番比較新的面貌。如《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的革新（一九七〇）、《文化》週刊的創刊（一九七一）、《南洋商報·新年代》（一九七〇）和《藝術》（一九七一）的增設等，都是這一個小階段內的事。其他如雜文、詩歌、短篇小說、文藝批評等作品的數量的增加、質量的提高，亦均頗為顯著。可惜我偏偏沒有機會參與其盛，盡一點報導評介之責，想來不免感到遺憾。

但我補列出來的那一單新書編目，也還不無一丁點用處。不久前在吉隆坡的一個刊物上讀到一篇整理新馬書刊出版史料的文章，覺得其中有關七十年代初期文藝新書出版的一節，似乎就曾參考過這份編目的。

一年一度寫這類文藝活動的報導文字，在我來說是半職業性質的；即是說，那是報館的新年刊的編輯指定的題目，不得不盡可能擠出來交卷，寫的時候也比較平時在副刊雜誌上自由投稿多了一層拘束。另一方面，爲了要和新年刊上面其他一些總結性的文章格調接近，我也盡量採用報章記者的新聞報導的寫法，並且側重事象的紀載，減少主觀的論斷。於是我用了一個新的筆名，表示這些文字和我在其他版位寫的稿件，是屬於兩種不同的性質。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來編這麼一冊文集，把兩類不同性質的文章合在一起，不同的筆名也統一了。但是，儘管如此，敏銳的讀者，都還可以看出，這一輯的大部份文字的調子，和另外的兩輯其實是不大一致的。

因爲是半職業性的文字，當年一開始寫的時候，就沒有多大的興趣。後來，我漸漸投入對於戰前和戰後初期的文藝史料的搜集發掘。接着，又在一間學校的中文系兼了點課，時間愈來愈緊。加上由於某些原因，話是愈說愈少，於是對於每年年終來整理這麼一篇流水賬，就愈來愈覺意興闌珊。最後幾乎視爲一項苦差，在勉強應付了。所以這二十餘篇稿子，一般說來是愈寫愈短的。這一點許多人早就發覺到了，友人W君還罵過我：“你簡直在浪費材料嘛！”近幾年來，我不吃報館飯了，偶有新年刊的編輯來出這類題目也不必搜索枯腸去應付了；逍遙自在，無過於此。

這麼說來，這些流水賬式的東西，內容盡皆平淡不過，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事實上的確也是如此。然而，不知怎的，它們竟也會招致一些人的嫉忌怨忿。那些年頭，明槍暗箭，不時襲來，防不勝防。有無理取鬧的，有兇聲惡氣的；有所謂朋友的背後一刀，也有卑鄙小人的暗藏殺機；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積年累月，量上倒也有些可觀。如果彙集起來，是足夠編成一冊《圍剿集》的。可是我自身早已傷痕纍纍，那有閑工夫去搞這些撈什子呢！所以除了其中的一小部份，我在年終歲暮寫報導文字時曾因利乘便略予答覆之外，其餘的大部份，就都讓它們隨着時間湮沒了。但因爲缺少一冊《圍剿集》來錄此存照，若干讀者現在反而會覺得這裏有些地方好像是在無的放矢似的，也說不定。

接下來是本書的第三輯。這一輯的文章似乎比較雜了一點。大抵凡屬不是純粹談論本地文學歷史的演變，又不是報導一年間文藝界的動態者，就都歸到這一輯來。由於不是着重資料的記述，評論性可能會稍為強些。本來還收入了好幾篇替別人的書所寫的序跋，當作是對於戰後若干文藝出版物的評介。但因篇幅關係，都臨時抽去了。所以這一輯的分量，看來要比第一二輯還薄弱些。

附編所收的三篇訪談錄，我想可以作為以上三輯正文的一點補充。譬如，在李向先生的《戰前的馬華文藝》中，我談到戰前中國文藝與馬華文藝的微妙關係：“它有這麼一個規律，每逢中國發生大事件、大動盪、民族危機特別嚴重的時候，中國文藝和馬華文藝的關係就很密切。碰到沒有大事件發生時，這個關係就鬆緩。它不是一個主流和支流的關係，也不是從頭到尾一個狀態，而是一鬆一緊、一緊一鬆。……”這個看法與向來一般人所理解者不同，而在我的其他作品中都還沒有提及。又如，愛薇女士與甄供先生的兩篇，談到有關整理本地文學史料諸問題，對於有些想了解這一方面的現象的讀者，或者也會有點參考意義的。

末了，交代一下書名問題。起初我是定為《三十年集》，因為我的論述一點文學史問題或整理一點史料之類，是開始於五十年代中期，迄今算來是將近三十年了。但幾位熟人都認為這個書名不夠明確，未能反映出本書的內容，應該換過一個。恰好有人提出“史論集”字樣，我貪圖方便，拿來套上幾個字，結果就湊成了《新馬文學史論集》。這自然也是不大能夠滿意的，它顯得有些名過其實，唸起來也略嫌囁嚅，但我此刻實在是空疏到想不出一個較適切的名稱來了。

方修

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二日·新加坡

目次

前記	1
----	---

第一輯

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期

——《馬華新文學史稿》初版緒言	3
-----------------	---

馬華新文學簡說	8
---------	---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1919——1942)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在星洲中華總商會講 (古白筆錄)	22
------------------------------	----

馬華戲劇文學的發展 (1919——1941)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在新加坡藝術劇場講 (雲耕記錄)	33
-----------------------------	----

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

——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在新大校外進修班講 (崇棟記錄)	38
-----------------------------	----

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廓

——爲朝日新聞社《亞洲展望》季刊作	44
-------------------	----

《馬華新文學史稿》英譯本序	54
---------------	----

和日本朋友談馬華抗日文學	57
--------------	----

答南方藝術團問	62
---------	----

——關於戰後話劇活動	62
------------	----

戰後三十年的新馬話劇活動	65
--------------	----

第二輯

一九五六年的馬華文藝界	81
-------------	----

一九五七年的馬華文藝界	86
-------------	----

一九五八年的馬華文藝界·····	97
〔附錄〕一夕談（戴淮君來信）·····	109
一九五九年的馬華文藝界·····	116
一九六〇年的馬華文藝界·····	131
〔附錄一〕關於《家》演出的論爭（吳奮）·····	141
〔附錄二〕讀了《關於〈家〉演出的論爭》（觀止）·····	143
一九六一年新馬華文報副刊一瞥·····	148
一九六一年的馬華文藝界·····	154
一九六二年的馬華文藝界·····	162
一九六三年的馬華文藝界·····	175
一九六四年的馬華文藝界·····	184
一九六五年的馬華文藝界·····	194
一九六六年的馬華文藝界·····	206
一九六七年的馬華文藝界·····	215
一九六八年的馬華文藝界·····	223
一九六九年的馬華文藝界·····	236
一九七〇、七一年文藝新書編目·····	247
一九七二年的馬華文藝界·····	251
一九七三年的馬華文藝界·····	259
一九七四年的馬華文藝界·····	268
一九七五年文藝界二三事·····	277
一九七六年文藝活動一瞥·····	285
一九七七年文藝活動紀略·····	296
一九七八年文藝活動述略·····	306
一九七八年文藝活動餘談·····	315

第三輯

新大所藏舊報章的文學史料價值·····	323
一頁史料史	
——《馬華新文學史補》前言·····	332

看稿的感想

- 在新大中文學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頒獎禮上講…………… 342

文藝問題答客問…………… 347

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新加坡藝術劇場講…………… 354

評語及其他

- 爲一九七五年新大中文學會主辦“文創”比賽頒獎禮作…………… 362

評分後記

- 爲一九七七年新大中文學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頒獎禮作…………… 364

新春試筆談批評…………… 366

關於文藝史料的若干問題…………… 369

歲暮雜記…………… 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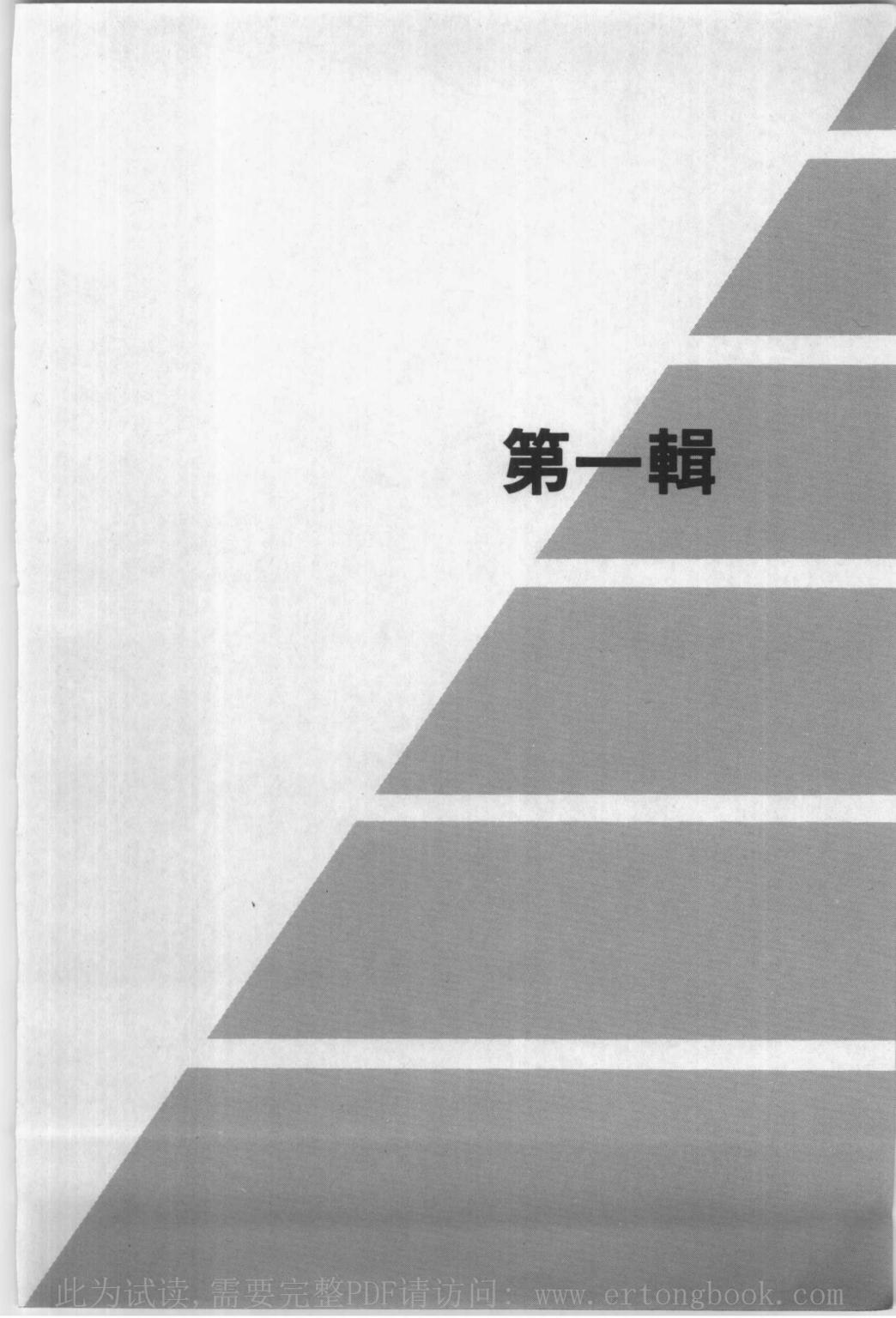
附編

戰前的馬華文藝（訪談錄）……………李向 397

與方修先生一席談……………愛薇 409

方修先生談文學史料的整理……………甄供 415

作者著述·編纂書目表…………… 421



第一輯



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期

——《馬華新文學史稿》初版緒言

馬華新文學的發展，到現在足足有了四十年的歷史。四十年的時間，由一千幾百年後的人看來，自然是很短暫的。他們如果寫起文學史來，很可能把這四十年當作一個時期來寫。但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觀感和後人便未免有些不同。我們覺得這四十年的歷史是夠悠長的。我們親身感受到時代演進變化的急劇，也目觸到文藝界新陳代謝現象的頻仍。我們眼見一批批的文藝作者被時代的波濤捲退了，也看到一批批新的鬥士果敢地迎頭趕上；前仆後繼，一脈相承，維持着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統緒；完成了馬華新文學在各個階段的時代使命；同時也不斷地充實了馬華新文學的內容，提高了馬華新文學的素質。如果把四十年來的馬華新文學的發展比作一場長途接力賽跑，那麼，這中間是更替了好幾批選手，注入了好幾批新血了的。因此，我們現在編寫文學史，就免不了要結合當地社會的實際和文學本身的發展情況，分成幾個段落來着筆的。

就我個人的意見來說，馬華新文學這四十年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為戰前、淪陷期間和戰後三個大階段。這三個階段，除了淪陷期間的三年八個月，由於時日較短，可以自成一個段落外，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又應該各分為幾個時期。就戰前這一個階段而言，我以為可以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一、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

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期。

三、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期。

四、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期。

這裏，我要談的，暫且限於這幾個時期。

馬華的新文學，是承接着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餘波而濫觴起來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約在一九一七年。它在形式上是採用語體文以爲表情達意的工具，在內容上是一種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侵略的社會思想的傳播。當時，馬來亞華人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受了這一陣波浪壯闊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發出了反響，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一九一九年起，已經有了不少白話文章出現，散見於當時各華文報的一些綜合性副刊，如《新國民日報·新國民雜誌》等。一九二四至二五年，《新國民日報》又有《小說世界》等新舊合璧的純文藝刊物的發刊；其中，新文學作品已經佔了大部份篇幅了。不過，這幾年間，馬華的新文學作品，只是在形式上採用白話文體來寫作而已，思想內容方面，還是相當貧弱的。而且只是個別作者的一些微弱的吶喊，沒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作戰陣地，沒有形成一種文學運動，思想運動。所以，這個時期，只能說是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

一九二五年七月，馬華新文學史上第一個新文藝刊物《南風》，終於在《新國民日報》創刊了；同年十月間，另一個更堅強的新文學運動的營壘——《星光》，又在《叻報》建立了。這兩個文藝副刊的出現，是馬華新文學運動的開端，是馬華新文學的正式創始。這是馬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然而却整整地被埋沒了三十多年。最近，我和宋雅君兩人，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探索，算是把它發掘出來了。馬華的新文學作品，在“五四”中國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不久就零星地出現，這一點是比較容易想像的，但馬華的第一個新文學刊物的發刊竟然這麼早，而且形成了一種文學運動，思想運動，却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不但現在的人聽了難以置信，就是在戰前十年間，知道這一點的人也是寥寥無幾的。一九二九年中，陳鍊青革新了《叻報·椰林》副刊，好幾次自詡《椰林》是全南洋唯一沒有剪稿的新文藝副刊，他自己固然不知道是說錯了，但也沒有其他的人起來加以更正。可見那時候的人，對於更早期的馬華文學的情況，已是不大清楚了。以後的人，談到馬華新文學運動的起點，一般上更是純憑臆測，有的說是一九二九年，有的說是一九三〇年，又有的說是一九三一年，更有說是一九三五年以後的，言人人殊，却沒有一個說得對。一九四〇年，鐵

抗在《星洲日報·晨星》發表他的《馬華文藝論》，把馬華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推為一九二七年前後正式開始，算是最為接近事實的一個猜想。另有一位文藝界的先進——W先生，他是一九三〇年來到馬來亞的，認識不少早期的寫作人，對於早期馬華文藝界的情形，比鐵抗熟悉得多，他也告訴筆者說，馬華新文學的正式創始，大概不會早過一九二七年。理由是這一年間中國發生了寧漢分裂事件，政治情勢逆轉，較多進步的文化人流亡南洋，他們在海外定居之後，思鄉懷舊，寫些回憶文章，發表些新的思想，這才奠定了馬華新文學發展的基礎。這說法倒也言之成理。鐵抗當年所以把馬華新文學運動推為一九二七年開始，大概就是根據這一點的。這一次，我們進行追索馬華新文學運動的嚆矢，本來也是着眼在這一年的，不料馬華新文學運動的真正起點，距離我們的推測，却是早了兩個年頭之多；而且這起點竟是那麼鮮明，那麼突出。

我們發掘出《南風》和《星光》這兩個最早出現的文藝刊物，也不是純粹依靠我們的勞動，有一半還是得到林參天先生的一段文章的啓示。林先生這段文章，雖然只是寥寥數句，語焉不詳，不但沒有確切的年份，而且把報名和刊名也倒錯了，但卻給予我們一條綫索，促使我們更深入地去追尋；要不然，我的這一冊史稿，恐怕剛剛開頭就要犯了一個大錯誤的。近日，我們讀到另一位早期的作者鄭文通的一篇文章，他介紹了馬華早期的很多新文藝刊物，却沒有一個是早過一九二七年的。他把一九二七年先後創刊的《荒島》、《洪荒》和《綠漪》，稱為馬華文壇最先開放的三朵奇葩，對於更早期的《南風》和《星光》的存在，不消說是全無所知的。我們如果不是早已得到林先生的文章的啓示而多花一番功夫去探索，發現了很多連鄭文通也還未曾見到的東西，曉得鄭氏的話其實並不可靠，那就很可能把鄭氏的這篇文章，拿來作為編寫早期馬華新文學史的藍本了。因此，我衷心感激林參天先生偶然間為我們留下這一點珍貴的綫索。（林先生只提到《星光》，沒有提到比《星光》更早的《南風》，又把《星光》說成《新國民日報》的副刊；據林先生說，這是《星光》編者譚雲山告訴他的。實則《星光》是《叻報》的副刊，《南風》才是《新國民日報》的。林

先生自己沒有見過《星光》這個刊物，耳聞之誤，自是難怪的。但也好在林先生這一點耳聞之誤，使我們增加了一個疑問，增加了一個探索的目標。結果不但找到《叻報·星光》，也發現了《新國民日報·南風》。要不然，我們此刻來談馬華新文學運動的起點，恐怕還是不大正確的。我們的這一番探索，是一段十分曲折的過程，並且是在充滿着焦急，猶疑，驚異和興奮的情緒中度過的。將來有暇，再寫一篇文章來記述吧。)

《南風》和《星光》相繼發刊以後，《南洋時報·荔、海絲》，《檳城新報·椰風》，《南洋商報·文藝三日刊》，《叻報·椰林》，《星洲日報·野葩》等刊物便陸續出現了。這些刊物都意識地負起提倡新文學，宣揚新思潮的任務。而且，由於篇幅開闊，作者衆多，更形成了一個非常熱鬧的場面。情況之盛，不但是空前，也幾乎是絕後的；三十年來，只有繁盛時期的最初三兩年（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可與比擬。這種蓬勃的情況，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一年間，才因各個刊物的先後停版而告結束。這可以說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文藝創作在量上的收穫是十分豐富的。重要的作者有譚雲山、陳晴山、曾華丁、吳仲青、陳鍊青、張楚雲、浪花、慧聆、依夫、李梅子等。

一九三二年以後，整個文壇進入一種低潮狀態，氣壓極其低沉，但由於出現了一些新刊物（如《光華日報·檳風》，《星中日報·星火》等）和新作者（如丘士珍、許俠夫、瞻晞、李潤湖、陳子遺、曾艾狄等），馬華文藝乃開始在曲折中發展着。直到一九三六年，一般的情況雖沒有很大的變化，然而空氣由凝滯而漸趨活躍，演進的痕迹是明顯的。這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中，作品在質量上似乎都降低了一些，但在理論批評方面，却有些特殊的收穫。

一九三七年，又有一些新刊物（如《南洋商報·今日文化、南洋文藝》等）和一批優秀的作者（如鐵抗、吳天等）出現；加以這一年的“七七”，中國抗戰爆發，日軍南進的野心，又日益暴露，當地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時風起雲湧，文藝界的寫作情緒隨之高漲，馬來亞政府在言論自由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寬，於是，馬華新文學運

動，很快地推上一個新的高潮，各種思想流派的文藝工作者，都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標之下，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高度地表現出他們的才能，真的是百花齊放，多彩多姿了。這種恢廓健旺的氣象，一直保持到馬來亞淪陷前的一兩年。這段期間，可以說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四個時期，也是馬華新文學的成長期，作品豐多，素質也好。葉尼、英浪、金丁等人的論文；張一倩、鐵抗、金枝芒等人的小說；繆郎、劉思、西玲等人的詩；丘康、如舊、雲覽等人的散文，都是有過定評的。目前若干比較知名的老寫作者，也是在這個時期紮穩他們的基礎的。此外，戲劇運動的空前蓬勃，也是這個時期一個顯著的特色。吳天、流冰等人，都曾盡過不小的貢獻。

我的這一冊《史稿》，就是想按照這四個時期，次第地介紹一些刊物的內容，作者與作品，以及若干文學運動的情況。然而，由於資料的奇缺，能力的限制，不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就是一些必要的分析與論述，恐怕也是無法做到的。就連在分期方面，我的觀點也未必是正確的；也許還有更科學、更恰切的分法，也說不定。目前既無足夠的資料可以參考，又無同類的著作可以依傍，除了根據一己的管見暫予釐定之外，也別無辦法了。總之，現在我所要做，所能做的，只是把僅有的一點史料加以較有系統的排列而已，其他的一切，只好留待將來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稿

一九六八年一月重抄